

汉语人体词语的演变特点

冯 凌 宇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89)

[作者简介] 冯凌宇(1974-), 女, 湖北武汉人,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汉语语法、词汇研究。

[摘 要] 汉语人体词语从古至今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通过点面结合的分析, 我们总结出其演变的四个主要特点: 一、往往存在新旧词语所指义域交叉、新旧名称并存的现象和阶段, 新词代替旧词会在语法、语用等上有所表现; 二、主词位的演变带动了整个词汇系统的演变; 三、人体词汇系统经由简单到复杂再简单的过程; 四、人体词汇演变的方式多样而复杂。

[关键词] 人体词语; 演变; 特点

[中图分类号] H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5-0588-05

从古至今, 有不少汉语人体词汇发生了变化, 限于篇幅, 分析过程中我们采取了点面结合的方式, 以人体词汇系统中有代表性的词语为例, 考察总结汉语人体词汇演变更替的特点。

一、演变更替是渐变而非突变

(一)元/首→头

古汉语表示头部的同义词语主要有首、元和头, 以“首”为主词位, 后逐渐被“头”替换下来。“元”在金文里象人状, 头特别突出, 是个合体象形字。《尔雅·释诂》:“元、良, 首也。”“元”的本义为“人头”。例如《左传·僖公十三年》:“(先轸)免胄入狄师, 死焉。狄人归其元, 面如生。”《说文·首部》:“首, 頭也。象形”。王力先生认为金文和《诗经》、《尚书》、《周易》里都没有“头”, 有很多“首”, 到战国时代“头”才出现, 据我们考证, 的确如此。如《尚书》中无一“头”字, “首”却有 26 例。经过上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演变, 它们的地位有了很大不同, 这主要体现在它们表示“头部”义时使用频率的差异上。我们统计了几个时期的有代表性的典籍, 可以看出“首”、“元”、“头”的使用情况具有明显的变化^①。

典籍用例 词目	《尚书》		《世说新语》		《水浒传》	
	总用例	表示人头例	总用例	表示人头例	总用例	表示人头例
首	26	24	11	7	128	16
元	32	3	81	0	16	0
头	0	0	54	21	1 159	250

上表中,《尚书》里“首”和“元”使用频率相当, 但它们表义有分工, “头部”义主要由“首”来承担, “元”则主要表由本义引申出来的其它意义, 仅有 3 例表示本义, 且都与“首”连用。《世说新语》里“首”表示“人头部”的共 7 例, “头”表示“人头部”的则是 21 例, 而“元”则无一例表示“人头部”。《水浒传》中的“头”有 250 例表示“人头部”, 其中多数属于单用, “首”虽有 16 例是表示“头部”, 但多在复合词中充当语素, “元”则无一例表示“人头部”。可见, “头”代替“首”表示人头部也经过了从上古呈弱势到中古与“首”相

当再到近代呈强势的历程。

从构词和搭配功能上,也可看到“头”替代“首”的变化。在搭配方式上,“头”随着新的语法现象的出现,产生出一些新的搭配组合,如“头”能在魏晋以后普遍使用的“数+量+名”的结构中使用,而且“头”还能用于新型句式“把”字句中。这两种新兴的语法现象,“首”都未能跟上。例如:

(1)你两个撮鸟,本是路上砍了你两个头,兄弟面上,饶你两个鸟命。《水浒传》第九回)

(2)二人只把头来摇,方才得知是实。《水浒传》第九回)

(二)目→眼

古代表示今天所谓眼睛的有“眼”和“目”,“目”早见于甲骨文,“眼”始见于战国,它们最初并不是同义词。上古时期,“目”是今所谓眼睛,“眼”是今所谓眼珠,王力先生认为,大约到唐以后,“眼”才变为“目”的同义词。方一新、张永言、汪维辉等先生考察证明“眼”当“目”始于汉代,汉末起“眼”就逐步取代了“目”。这里,我们选了几部典籍,对“眼”和“目”的单用情况进行了进一步考察:

典籍 词目	《诗经》	《史记》	《六祖坛经》	《儿女英雄传》
目	4	81	1	21
眼	0	7	4	133

从上表的数据看,“眼”代替“目”是逐渐推进的。“目”的“眼睛”义通贯了整个古代,但到清代使用频率变低了。《诗经》中“目”作单音词表示人眼睛的共 4 例,而“眼”无一用例;到《史记》里,“眼”已经使用,但比例远远落后于“目”,而且“眼”多用于表示人的眼珠,“目”则有了意义引申的词语,如“面目”、“耳目”;至《六坛祖经》里表示“人眼睛”义的单音节词“目”无一例,仅在 1 例双音节词“目前”中出现,“眼”则有 3 例单用表“眼睛”义的;《儿女英雄传》中“目”共 4 例单用表人眼睛,17 例是在成语或固定词语中表示“眼睛”义的,而同义的单音节词“眼”则有 46 例,且其出现频率是“目”的 6 倍,由此可见“眼”取代“目”成为主词了。

随着“眼”代替“目”,二者在构词上表现出极大的不同。从汉末至魏晋,“眼”“目”都大量地参与了双音节的语法构词。近代汉语里,“目”停留在早期状态的复合词和固定词语中,但“眼”却随着新出现的词缀构词法而同步发展,如“眼”添加“子”、“儿”,构成“眼子”、“眼儿”、“心眼儿”、“眼神儿”等,还构成 ABB 式不完全重叠词语,如“眼睁睁”、“眼巴巴”等。例如:

(3)只听这姑娘心眼儿使得重不重?《儿女英雄传》第一九回)

(4)眼睁睁,口也难开;直挺挺,双脚站住。《西游记》第八九回)

搭配方式上,“眼”随着近代汉语“数+量+名”和“代+量+名”语法搭配式的普遍使用,也新生出一些搭配组合,如“眼”能与“一双”“这双”相搭配,而“目”则不能。例如:

(5)我这双眼,白日里常看一千里路的吉凶。《西游记》第一五回)

二、主词位的演变带动整个词汇系统的演变

(一)[面]场→[脸]场的演变

“脸”取代“面”,带动了整个以“面”为中心的同义义场的变动,例如“面儿”被“脸儿”替代,《水浒传》中仅有 1 例“面儿”表面相,却有 11 例“脸儿”表示面相。又如“面皮”被“脸皮”替代,“面皮”一词,最初指“脸上的皮肤”,后来“面皮”指称“脸”,与单义词“面”同义,例如:

(6)只见他摺回袖衫把面皮遮。(元宫大用《范张鸡黍》第二折)

(7)趁早送出我师父,不要白了面皮,……以长欺幼,不象模样。(《西游记》第四一回)

到清末有了变化,《儿女英雄传》中“面皮”出现 4 次,仅 1 次是指“脸”,3 次作引申义“情面”讲。新兴的“脸皮”出现 4 次,2 次指“脸”,2 次作引申义“情面”讲。到现代汉语中,“脸”的强势地位使“脸皮”占

了优势,“面皮”也就很少见了。其他的词如:

面庞→脸庞:

(8)那老婆婆又说我的面庞与他儿子一般。(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一一卷)

(9)不知怎的,那脸庞儿却活像真祥麟的模样。(清俞万春《荡寇志》八六回)

面颊→脸颊:

(10)看见人家小孩面颊有个小疤痕的,就是我的转世之身。《太平广记》卷四〇)

(11)他……,用手在发胀的脸颊上摩擦着。《路翎文集》第三卷)

面汤→脸汤:

(12)又有浴堂门卖面汤者,有浮铺早卖汤药二陈汤。(宋吴自牧《梦粱录》)

(13)只见那老儿,早具脸汤,又具斋饭。《西游记》第一四回)

明朝初期“面汤”的使用还较多,如《水浒传》中无一例“脸汤”,都是“面汤”,到清末二者都少用,如《红楼梦》中没有一例“面汤”“脸汤”,都是用“洗脸水”来表示了。除此,还有头面→头脸,面布→脸布,面弹→脸弹(蛋),面子→脸子,面孔→脸孔,面儿→脸儿,面皮→脸皮,面型→脸型,面色→脸色,面盆→脸盆,面巾→脸巾,面急→脸急等双音节词的更替。

面部义场的改变也带动了与其相关的子场词语的变化。如在面部语义场的“面颊”这一子场中,随着“脸”的指称义域从“颊”扩展到“整个面部”,“面—脸”构成的整体一部分关系就变成了“脸—脸颊”的整体一部分关系。

(二)[目]场→[眼]场的演变

“眼”代“目”后,原由“目”构成的复合词也随着发生了更替。如“目睛”一词早见于汉代,如《论衡·书虚》:“今颜渊用目望远,望远目睛不任,宜盲眇。”隋唐变文中,随着“眼”对“目”的替代,也出现了“目睛”的同义词“眼睛”。如:若能取我眼睛,心里也能潘得。《变三·一》505)《水浒传》中无 1 例“目睛”,“眼睛”有 12 例,可见“目睛”已经被“眼睛”取而代之。又如“目前”一词,其本义是指眼睛的前面,即表空间的距离很近,后又引申指时间,即“现在”的意思。“目前”早见于中古,如《列子·杨朱》:“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后来又产生了“眼前”一词。“眼前”一词本义也是指空间,表示跟前,较早见于南朝,如沈约《和左丞相庾杲之病》:“待漏终不益,器喧满眼前。”明代“眼前”与“目前”的使用频率相当,《水浒传》中“目前”有 1 例本义用法,5 例引申义用法,“眼前”有 7 例,全是本义用法。到清末《儿女英雄传》中,“目前”仅见 1 例且表示跟前,而“眼前”一词的用例却有 52 例,其中 43 例表示跟前,9 例表示时间。“眼前”表示时间,相当于“马上”或“现在”,如《儿女英雄传》第二一回:“再我眼前就要离这个地方了,也得见见他们,把从前的话作个交代。”随着“眼”的较多使用,除了目睛→眼睛、目前→眼前以外,其他原来由“目”构成的复合词也随着发生了更替,如目下→眼下,目皮→眼皮等。

由于“眼”所指义域的扩大,也使得原“目—眼”为中心的系统变成“眼—眼珠子”为中心的系统,而随之子系统也产生了新的词语,如:睚眦→眼角,眸(牟)/睛(精)/→眼珠子/眼球,瞳(童)→瞳仁,眈→眼缝等。

三、表达系统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

(一)通用主词位的变化

据统计,甲骨文里有 22 个表示人体的词语^[1](第 117 页),《说文》540 个部首中有 40 个直接表示人体部位的,宋·戴侗《六书故》则把“人”共分为九部分进行解释,《通雅》卷一八释“身体”更为细致。可见,随着古人对人体认识的深入,相关的人体词汇也随着丰富起来。总的看来,古汉语里人体词汇基本可以分为身/首/肢干/脏腑/毛发等几个主要词汇范畴,以它们为基本词,又产生了相应的同义义场和子场词语。同义义场的词语在古汉语里既有交叉又有分工,到现代汉语中通用的主词位则减少了。

如“身”,甲骨文是人凸肚怀孕的形象,本意是身孕,文献常用义则指除去头和四肢的人身胴体。例如:“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古汉语中“身”的同义义场词有“躬”(躬)、“体”、“躯”等。

发展到现代汉语,表示人/身/(即不包括头和四肢的胴体)范畴的词语则只有从古汉语沿用下来的作为主词位的单音节词“身”以及以“躯”为中心语素的三个词“身躯、躯体、躯干”,这三个词表示人的胴体,多用于书面语。而“体”一般指人的四肢。

(二)子场词语的变化

人体词语词汇系统的变化,还表现在子场词语的变化上。古代汉语中有很多人体细分部位是用专门词语来表示,至现代汉语这些子场部位名称则多用主词位加区别语素来表示。

如古汉语“领”的子场词语有“颈”、“项”二词,“领”指整个脖子,“颈”是脖子的前部,“项”是脖子的后部。例如:

(14)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诗经·卫风·硕人》)

(15)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焉。(《孟子·梁惠王上》)

(16)延颈秀项,皓质呈露。(曹植《洛神赋》)

(17)案灌夫项,令谢。(《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现代汉语中表示古“领”部的只有一个通用词“脖子”,而脖子的前后,通常是用定中短语“脖子前”、“脖子后”或“前脖儿”、“后脖儿”来表示的。

又如表胡须的词语古有“而”、“髯”、“髭”、“须”四个词,“而”曾是胡须的总称,“髯”是面颊耳旁的胡须,“髭”是口上鼻下的胡须,“须”是下巴上的胡须。到现代汉语中,通用的词位是“胡须”(胡子),它总称各类胡须,脸上各部位的毛则是在通用语素“胡”的前面加其他限定性语素,如用“八字胡”指称原“髭”,用“络腮胡”指称原“髯”,用“山羊胡”指称原“须”,而古汉语中那些指称这种种胡须的词语现已很少见用了。

再如古代上肢分为“肱”和“臂”,腋下分为“腋”和“肘”,下肢分作“股”和“胫”(或“脚”),“胫”的部分又有一个“腓”,“腓”只是小腿的一部分。现代汉语中“肱”、“肘”、“胫”和“腓”只用于书面语,后三者通常分别为“上臂”、“小腿”和“小腿肚子”等词语所替代。

四、演变方式多样而复杂

人体词语的演变有的是同一个词语所指称的人体部位范围的变化,有的则是指称人体部位的名称发生了变化。前者如词语“脸”所指称的部位从脸颊到整个脸,词语“脚”所指称的人体部位从小腿变为足,这类改变是属于词义范围的扩大、缩小或转移。后者的变化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完全易名,如首→头,目→眼睛,口→嘴,面→脸,足→脚,涕→泪,辅→面颊,领→脖子,踵→脚后跟等,它们属于名称的完全改变,与其意义相对应的词在词根上古今根本不同;二是部分易名,即演变的结果可能是词根或部分词素相同,一般是从单音节词演变为双音节词,如鼻→鼻子、舌→舌头、骨→骨头、面→面儿、牙→牙齿、齿→牙齿、耳→耳朵、眉→眉毛、唇→嘴唇、肤→皮肤、肉→肌肉、发→头发、节→骨节、爪→脚爪、膝→膝盖、臂→手臂、掌→手掌、身→身体等,从这些词语看,它们变成双音节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加词缀“子、儿、头”;二是同义语素连用。此外,部分易名中还有少数原词为双音节更替后仍为双音节的,如颜色→脸色等。

另外,人体词语的演变也可通过词形(主要是书写形式)的变化得到实现,有些人体词语是在原来书写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增减部件进行变化的,如自→鼻、北→背、童→瞳、牟→眸、朕→朕、精→睛、要→腰、亦→腋、止→趾、须→鬚、髻→嘴等。它们有的是因本字久借不归后加形旁或声旁以示区别,如“自”,甲骨文为鼻形,本义指鼻子,后“自”被借作他用,就在其下加声旁“畀”表示鼻子,又如“须”古指颐下之毛,象形字,本义为胡须,后被借为“必须”义,就在被借字上部加形旁“彡”(长发也)以彰显其本义。有的是因本字意义引申而加形旁以区别引申义,如“止”本义为足,足是着地的,就产生了引申义“下其也”,该引

申义的使用盖过其本义,就在本字上另加形旁“足”成“趾”以示其本义,又如《说文·𠂔部》:“要,身中也,象人要自𠂔之形。”后来“要”引申为事物的中间部分,为区别引申义就加形旁“肉”成“腰”以显其本义;有的是因词本义不表示人体部位,但后来词义引申分化孳乳出表示人体部位义的新词,遂加形旁以明其新义,如“髯”本指猫头鹰头上的毛角,引申为鸟喙,大约自宋代借指人口并加形旁“口”成“嘴”,带有口语色彩。又如“童”本指小孩,后因瞳中能映出缩影,大人变成小人,好似童子,因以称眼珠为眼瞳,于是原字上也就加上形旁“目”。

注 释:

① 附注:本文的统计,主要依据北京大学汉语中心的汉语语料库。

[参 考 文 献]

- [1] 白维国.“脸熟”和“面熟”[J]. 语文建设, 1996, (7).
- [2] 戴 侗. 六书故[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3] 方一新.“眼”当“目”讲始于唐代吗[J]. 语文研究, 1987, (3).
- [4] 黄金贵. 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 [5] 解海江, 等. 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兼论汉语词汇史研究方法论的转折[J]. 古汉语研究, 1993, (4).
- [6] 许威汉. 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M]. 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0.
- [7] 王 力. 汉语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8] 王 力. 古汉语字典序[J]. 语文研究, 1986, (2).
- [9] 张永言, 汪维辉.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J]. 中国语文, 1995, (6).

(责任编辑 何坤翁)

Summarization of Chinese Human-body-words Development

FENG Lingyu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Biography: FENG Lingyu (1974-), female,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Chinese grammar and vocabulary.

Abstract: Chinese Human-body-words have changed greatly since ancient times, through case study and general analysis, we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four main features characterizing the evolution of those words: first, there usually exists a stage characterized the phenomenon of partly overlapping of semantic fields of new and old word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the forms of new and old word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old words by new words find _expression in gramma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words (yuyong); second, the evolution of main lexeme would bring along the evolution of a whole vocabulary-system; third, the Human-body-words system go through the process of from simplicity to complication and from complication to simplicity again; forth, the form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body-words is diverse and complicated.

Key words: human-body-word; change; feature